

与其说这是一个故事还不如我们
权且认为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如雨未止

ru yu wei zhi

火嘶 著

huo si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 WENYI CHUBANSHE

如雨未止

火嘶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雨未止 / 火嘶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354-9196-1

I. ①如… II. ①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5293号

责任编辑: 胡璇 沉河
装帧设计: 扬子鳄书坊+一涵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广州市德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68千字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与其说这是一个故事，
还不如我们权且认为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序

风也有精疲力竭的
时候。再近视的人都能看到
远方。手有余汗，暗有芬芳

你问我尽头，我说
不如让诗歌多一些空格
酒后的断片使多少时间丧命？

曾经，河畔上的村子
安放着一冷静的思索和
断了桥面的青春之木

河水拥挤在一起，只为了
更深的呐喊
而我们分散在四季

（小说《如雨未止》由黄俊棠、马建师、甘集友共同完成）

与其说这是一个故事，还不如我们权且认为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对于一个曾和死神玩过牌的人，老罗深切地记得那一瞬间软绵绵的绝望，就像一把沙砾撒在大海中央，他整个躯壳平静得失去温度，眼睛像一觉而起前那样半睁半闭，手臂和腿部隐约做着最后的挣扎（他似乎还能感觉得到筋皮在抽动），但他不能确认自己是否还有心跳。唯一绝对不可否认的是：压住他整个躯壳的湖水，像快速播放的黑白幻灯片一样显现出——他童年藏在衣柜角的玩具，厨房里的母亲的背影，他常爬上的矮墙……

老罗的脸紧紧贴着生命的玻璃……把生命放进眼睛去哪里？体态臃肿的行囊喃喃自语：回家吧，我们的家涂满阳光。但他的这个假期似乎有点长（用他自己的想法来说，是一生的假期）。

时间缓缓而行，像一位久经沧桑的老人在相片里散步。

足球场上，球鞋走远了，空旷得如一幅画。骨折的草叶在风中呻吟，阿江感觉大汗淋漓后才能够尽情释放自己。

蛇身材修长，游出洞穴，对人间的三月尤为动情。阿江手中的泥块十分惶恐，希望能砸烂它罗曼蒂克的脑筋。

不知道为什么，阿江特别怕这种动物，只有跑步跑累了，才敢把全身心交付给草地。偶尔会看到风筝，一直登高到白云端，这时

他就会想：如果云朵里埋伏着硫酸，腐蚀它的翅膀和骨骼……比阿江更离谱，或者美其名曰多愁善感的莫过于叶笛了。名如其人，唉……以前读初二的时候，数学课本第二页那里就有他歪歪扭扭的几行字——

蝴蝶应邀赴百花的舞会
如果鲜花怪异地香消枯萎
谁能保证她们不会殉情？

那时老罗便嘲笑他发春了，叶笛傻乎乎地笑起来，历时一分半钟。那时的窗外下着春雨，下着那种会勾起某些人对残花败柳迷惘的雨。

雨下在雨里，云藏在云里，有没有一只背着秒针的青蝶躲了起来呢？风因失重而肆虐，从半个春天的温暖缝隙中，一遍遍、一遍遍侵略着云和雨。

那种雨声，如屋檐弹琴，偷偷地剪裁春雨的精雅。用心去听的人，便不难发现，大地盛满了形状各异的琴键和花鼓。更有绿叶的翅膀，无一不迷恋雨水的缝隙。

从这密雨倾流下的若干浮想，与开始无关，与结束无关。唯有一只蜘蛛爬回老巢，激愤地抖落几滴暖流，在老罗仰头瞬间。

早春暧昧而躁动，睡醒的蛇竟带着四蹄，迷失在一小块油菜花里。

高楼隐约，远远可见学校墙头外那一株早春的病柳，没有人在风雨中扶住它。它是有经验的车夫，大喊一声出发！

听到没有！响亮一鞭子打进春天的皮肤里。春天是匹纯种的高头大马，柳树驾着这辆马车，载动透明于风的凡人渡过河去。

春季，仍存在于它的形成层和木质部之中。伐掉了分岔的记忆，一个人变成一棵树，而记忆的形式仍有可能重新繁复在春雨中——

每个周末下午放学了这几个家伙必相邀去一个名为“渠离”的小村庄。那个村庄因为太靠近县城，所以几年以后不得不“出家”了，

那密密麻麻的树桩就是戒疤。砍伐的树几经周折，变成一些蛀虫们嘴角燃烧的香烟纸，那些树桩，搞不好也会变成它们附庸风雅的茶几台。

一些宝贵的宁静就那样，跌倒在废墟之上，树木也纷纷抛弃了绿荫。云朵相互的拥抱被机械舞起的风拆散。铁元素用最粗粝的吼声掘开新鲜的泥土，那宝贵如命的泥土。

一条路，尚可修补自己的皱纹。而一朵花凋谢了便无人再关注，就像原来的在这扎根的几重茅屋，被城市的诺言敷衍，只留下一个影子，突兀，孤独的暗色，性别——灰色。

绿色短暂，来日茫茫。他们转动彼此的脖颈，继续在尘世里沉迷。

什么叫作永恒？注意！现在说的是城市。亿万年前的鹅卵石，经过一位妇女斥责，被年幼的孩子随手扔弃。

三

老罗实在受不了她秋虫似的饮泣，好像真的有虫子开始吞噬自己的心房。他曾向阿江教授泡妞技术的时候，阿江就深切地记得一长句：如果你没有深陷其中地真的发现有且只有那么一瞬间心脏像拧紧毛巾一样的感觉那证明你没有真的爱过。

此刻老罗发现了泪水的同时，她也发现了他，他的心凝结成黑夜之核。明天他就将要离开王宁尧——大学生涯最后一位女朋友。把甜攥紧吧，让弯月隐入指尖，她怕是在藏躲，收敛住翅膀的图案。在水木氛围中，颤抖有五个手势。只有水波中轻漾灰灰的树影，落叶也不会沉默，曙色将随牛眸而至。

在这个爱的小巢里，逗留着风的错落，解开过谁的心锁？

似乎银河决堤了，星星们都流落到大街上。有时这种生活显得可笑，也许你总是赞成我反对的，你也总是占有我失去的。老罗一脸茫然地望向窗外，抱着怀里的女朋友却又让他想起自己大学的第一个女朋友邹萍，真的是花朵的影子背叛花朵，森林的影子背叛森林。

飞机开始疯狂地摩擦天空，难道单单是为了获取将要离开大地后无依无靠时稀薄的勇气？

远方是一种摩擦，近则是一种黏稠。今夜的模样分身出来，无人解释这恼人的温差，这是何等无奈和无助。

还记得那时，凄清的朝露刚刚流满秋天荒芜的大地。秋天透明的嘴唇很干燥，恋人的嘴唇也很干燥。天空清静无云，不用风来打扫。邹萍蜷着身子，像一只小羊羔一样，她的脖子枕着老罗的左手臂，额头抵着他的下巴。她应该可以说是已经全身心地把自己交付给了老罗，虽然还存在另一种说法（她的舍友基本都有男朋友了，她没有的话会很没面子），但是老罗正因为善心尚存，才没有霸王硬上弓。许多年后的秋天，当他想起自己也曾将心比心地和一位可爱的萝莉谈过恋爱，他脸上的皱纹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

四

通往市区的公路正在大修中，前进的路颇为坎坷颠簸，坐在公共汽车上，很有骑马的感觉。红尘滚滚，使人深切感受到西部大开发的气氛。这条路，将在叶笛毕业之后修好，修好又怎样，还不是今天刨个坑，明天挖条沟？中国的公路，难免要接受这样那样的考验。今天是去看招聘会，感觉像是闲逛菜市场一样，什么也没买到。回

到宿舍叶笛才幡然醒悟，原来人家才是来收购的，他们才是菜，虽然很便宜，但还是没人买。和老罗一样，叶笛也即将毕业投入社会的滚滚人流中。阿江早已先在广州随波逐流，可是叶笛和老罗还是六神无主，不知道是去跟随阿江还是自谋生路。

梦想是若隐若现的情人，诱惑你同时又躲避你。阿江找工作四处碰壁，逛着逛着天就黑了，没想到肚子竟然不饿了，明明下午的时候还“击鼓鸣冤”，恐怕自己的胃病便是从此落下的。看到前面簇拥着一群人，脚步便拖着脚步上前。原是一地摊，用气枪打气球，奖励是连胜10球送一包“玉溪”。可见老板揣摩出人心，跃跃一试的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崽。阿江旁观了一阵，只见闲家都一一铩羽而归。地摊上摆上十几包玉溪，直看得旁人生羡。阿江接过一个“摇摇头”手上的气枪，专门挑肚子很大的气球开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气呵成，阿江都暗暗为自己宝刀未老而喝彩。围观的纷纷投来赞赏的眼光，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马上叫喊开：“哥，再来几轮，输了算我的！”阿江怕他是个托，赶忙拿了烟就跑。

相逢和离别各具深意。唯一能确定的是呼吸：朋友，我们还活着！天地间的蜉蝣一样活着，荒草一样活着。阿江跑着跑着，竟然远远便看到了老罗（这家伙居然一声不吭地从一千多公里外自己一个人过来）。两个人就那样，像庸俗的电影镜头里面一样庸俗地拥抱着在一起。

五

6 可怜了老同学西奎，要和阿江和老罗挤一张床了。对于老罗的到来，西奎很是热情，好酒好菜固然是少不了。想当年读高中的时候，西奎还经常偷偷翘课回宿舍给老罗传授吉他秘籍，两人着实有着师徒之谊。不过实在难为了西奎，教一个完全没有音乐细胞的人弹一首《痛哭的人》花费了差不多一个学期。三人聊着开心的往事，竟发觉这酒怎么喝都不醉。

时值八月。南方已热气逼人，可怜西奎住的还是最高层：六楼。屋子里只有一台小得可怜的台式转页扇。

这个难熬的夜晚在风扇营造的风中飞舞，就连房屋都快要熔化了。炎热的冰和近处的冰啤酒造成三个年轻人除喉中、理想外身体的干渴。

西奎谈到他的工作：

工作之外每天只需要十句话即可生活！譬如：“老板，猪肉怎么卖？”“阿姨，给我一把青菜。”西奎身体里的一束闪电告诉他：你，属于荒凉的远方。

嘴里的荔枝不需要说话，盛满酒的碗也不需要说话。早已无用的书籍和流泪同样不需要。门安了一个翅膀，更不需要。

一个人在外地长久的寂寞和沉默当中，已经学会了倾听。西奎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沉默，所以只能把每一句话煮熟，吃回嘴里。

恰如某些词语一经说出，就如此难以咽回，西奎为了远方，抛弃家乡已有数年，但他的远方还是很远。

是近处的不幸福或不快乐吗？还是第一次离开学校和父母进入社会造成老罗察觉不到的痛苦？他看着窗外突然感觉到一丝丝不安。

昆虫居然把绿色的卵产在衣架上，夏天就孕育其中。看来这是一个昆虫的夏天，一个有翅膀的夏天，飞在你我他之间，靠近嗡嗡

的各自空虚。

天上的月神率领一群行星匆匆又悠悠。地下河流众多，人群无序地经过。而一个个你我他也执着经过，像清泉流过石头。

一面面哑鼓在夜里放出光芒。远方有车，运来白色黄色红色，一朵咬一朵，如此凶猛，月亮注定溺死于人造光。这面寒镜的目迹被几百万人所饲养的尘埃掩埋，她迷途的声音像一滴水那样显得渺乎其小。

阿江冲凉两次了都仍不解热气。老罗干脆提议到楼梯过道去过夜。阿江一拍大腿：呀，我咋就没想到呢？

看楼梯铺的瓷砖就可见房东是个爱干净又有钱的主。西奎住在六楼，出门一拐弯上去便是偌大的楼道拐角，睡两人都没问题，更不用扫帚扫地，裸着上身躺下丝毫不感觉脏。脱下长裤正好可以当枕头。

头一歪刚好可以从楼道的阁窗瞥见城市的一角天空。天空的胎盘——乌云试图把低糖的月亮围歼掉。人们把阳光泼掉，星星彻夜不眠。庞大的月光前来稀释星系一颗很低的星星。

阿江瞬间莫名地想到了远方。

远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理想？成功？或者别的东西？经过时间冲刷之后，这些人也许会开始怀念最初出发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渠离，也就一个县郊的小村子，阿江、老罗、叶笛及文峰经常相约周末前往。那时都还读高中的他们哪知出了校门以后的世界！故而那时也就是玩耍散心，有事没事聊一聊许多人所不齿的文学。

有一次叶笛说：诗歌存在于无诗之处。

阿江说：诗歌在写完的那一瞬间就不属于作者了。

老罗提问了：怎么样才能使比喻新颖呢？我之前用过的顶多是暗喻而已，再能想到的就是借代。

叶笛说：这个简单了，你不要用视觉来比喻视觉，不要用听觉

来比喻听觉，应该用声音来比喻看到的事物，用气味来比喻听到的事物。

阿江补充道：通感，知道不？通感！

8 老罗继续问道：那么所谓的超现实主义，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通感加比喻加拟人加夸张？叶笛回答：这只是表面的特征，最重要的还是靠你自己的想象力。

阿江说：连词副词要谨慎地运用，断句也很重要。

叶笛插话：而且遣词造句不能太文艺腔，不能太晦涩，又不能太直白，缺乏陌生化。

老罗坦白了：其实我现在想写篇小说，但是，我想先弄清楚什么是反高潮写作、对位法、复调小说、关键词写作（重新定义）、元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作者闯入、昆德拉……

阿江和叶笛没辙了，纷纷表示：你自己回去百度吧！

谁不想扬帆远洋？阿江和老罗的航向此时浓雾横亘。脚生不出眼睛，就连几平方米陆地的能力都微弱匍匐。而现在他们就硬生生地躺在本就不属于自己的几平方米空间，天亮后把它再还给这个陌生的城市。

今晚适合倾听远处的声音。远处有什么？远处有近处。而他们还将会有多少深远的目光被饥饿的天空吃掉？

先抽支烟吧！阿江劝诫勿谈圆顶的天空。

然而老罗等不及了，烟没接过来先点起打火机来。

翌日找工作的时候他们路过一家蛋糕店，从玻璃橱窗中可见一位女蛋糕师傅制作蛋糕的过程，倒有点意思。师傅的动作非常之娴熟：切面包，挤奶油做成很可爱的造型，杨桃切成绿色的五角星，菠萝刨出心型，没多久工夫，就制成漂亮的蛋糕，色味俱佳。观看了一会，来了一个八九岁的少年，似乎很害羞，他把头稍稍探到橱窗边，目不转睛盯着蛋糕。透过半透明的口罩，阿江隐约见到女师傅的笑容，原来是为少年的样子而莞尔。少年越看越入迷，索性完全走到橱窗

面前来。阿江的好奇心转到少年的身上，他的衣服有一些污渍，左手提一个蛇皮袋，装着捡来的废品；脚边还放着一只塑料袋，里边是几个拾来的塑料饭盒。然而让老罗诧异的，是少年的耳朵上别着一根香烟。——他的脸还未消完稚气呢，香烟却进入了他的生活。老罗想象着少年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童年，但抑制不住地往悲的地方想。又一个蛋糕制成了，依旧漂亮。少年走了，拖着蛇皮袋和塑料袋。大街上依旧人很多，很忙。

老罗早就通过网络投了不少简历，但几乎都杳无音信。大街上唯一好找的工作就是饭店的服务员和专卖店的售货员。可是连阿江都不想如此耗费青春，老罗更是高不成低不就。

叶笛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爱好使然无可厚非地进了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也和许多人一样经历过打工生涯，起初他是跟着同学们一起去广州实习。根据他比较文艺的回忆而言，大概是这样的：

广东是张大床，在上面睡时，一宿无好梦来探视，醒时反是噩梦开始。农村的鸡鸣已濒临灭绝，人们饲养的各种机器唤醒了早晨和自己。充满辣子味的四川、翘着舌尖的河南和平仄不分的广西纷纷醒来了，或者惊醒，但显然睡眠不足。青春与自由，作为支流汇入湍急的流水线，经过加工、包装行销四海，我们的手指捡起几张落叶——几张落叶般的钞票！广州、深圳、东莞在海边跳跃，狂奔，速度一日千里。我们是被抛弃在身后的脚印。眼泪泡不了喧嚣的轻尘。急流中的树叶被想象成巨舰，劈波斩浪啊劈波斩浪，故乡愈来愈小……烛光逐渐黯淡：我们不是光荣的水手，而是树叶上的一群蚂蚁。我们以为月亮注定圆满，月亮却背负浑身的瘀痕。我们以为天堂充盈幸福，却连空气也窒息而死，传说和神话慢慢地、慢慢地布满裂纹。不能奢望珠江上游漂来的一只木盆里面盛着我的故乡，因为故乡之河无法注入这条大血管。我四肢化鳍，溯流而上，应该知遇一滴故乡的水。

老罗忍不住调侃他：“你想长成一棵树吗？结果却成了一片漂泊

的叶子；你想乘风去流浪吗？结果却坠落在沼泽里；你想被某位小姑娘捡起放在心里吗？结果啊，呵呵，不幸蒙尘；你想腐烂在春泥里吗？结果被火焰焚烧；你想虚无为青烟消逝吗？结果温暖了别人的十指；你想物有所值物美价廉吗？结果却遭人踏灭，只剩下残缺的精神和躯体。小朋友，洗洗，睡吧。”

七年后的同学婚礼上，叶笛回想起当年同去打暑假工的同窗好友，想起“卖猪仔”的班车，漏水的廉价旅馆，将他们扫地出门的工厂，露宿的车站，疲惫的生产车间，工友递过来的廉价香烟，搭伙聚餐的凹凸不平的大铁锅，光着屁股抢着洗澡的贵州兄弟……

他真想对他们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好吗？感谢在那个艰难的夏天里有你们陪伴，毕竟那是永不能回的青春——

摇晃车厢里，他们熟知的躯体无法平放，他们被卖给未央的黑夜。

还记得一伙人被卖到星月玩具厂门口吗？旁边放着草席被褥饭盒，个个蹲在门口像极了乞丐！到了晚上终于有着落了，却是被没收身份证后男男女女同睡在一大间的屋子，成为埋进石榴里的红宝石矿，紧密而团结，等待合理的“运用”。

是的，他们就像红宝石紧密团结，秋凉如此，夜深如此，不断有勇敢的男生安慰将哭欲哭的女生。有沉默不语的宁静，有无所谓的面孔，有假装坚强的表情，也有视死如归的豪言壮语……场面都有点像电影里准备行刑的监狱。

睡觉前想着应该明天会更好……第二天他们又辗转到了东莞长安，这下可好了，终于进了个厂！也终于吃得上一碗像样的饭菜了！然而还没有等到乏味的流水线把他们拧进机器并生产罪恶的玩具，每个男的又像犯人一样排着长长的队伍被“逼问”，而且还私自带到一条通道问话……最终你们被赶了出来！然后个个拉着行李走在带点几月光的夜晚的小路上，背影甚是凄惨！当时何去何从……是个未知数！这时候实在忍受不了的女生最终脱离你们的队伍逃回了家！

廉价旅馆里，纸牌算命，水舌头伸出无力的手臂。

干净整洁的厂房外，有人在生命里并不是最痛苦的夏天含着泪离开。

车站没有车，他们边睡觉边解梦，无人窃取家乡。

如今那个她嫁给丰沛的河流，那个你生养新的天使，许多的他的手掌仍在广东漂泊沉浮，谁还会泪水簌簌，怀念曾经闪烁的那些眼睛？

叶笛的钱包里始终装着星月玩具厂的工作牌，无意中翻见到的话，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叶笛肯定还记得刚上车那天晚上充满的憧憬。现实却是在半路被放下车来，用三个小时等待着未知的等待，大家心里都隐约知道被骗了，就和领头人在路边吵闹。但是去闯荡的执念胜过了一切，争吵了一会就和领头人妥协了，继续等另外一辆黑车。

风凉了，钻进他们的身体取暖。

稚嫩的月光缓缓开道，拉长他们人生的新高度。就连月光都能洞悉他们的脉管：一路向前，不需要方向。

六

搭公车，人总是很多，老罗和阿江只能站着，像个长臂猿似的挂在高扶手上。看见有两位老人，应该是夫妻俩，年过花甲，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因为人多的缘故，他们挤坐在同一个位置。老奶奶坐在临窗的地方，公车座位本就不大，老爷爷腰板挺直，背靠着她，两腿只能朝车厢过道伸去。没有人听见他们说一句话，也许是人太多，时光因拥挤而失散，也许是他们根本就没说什么。

这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显然是太寻常不过了。因此，他们有理由平静，安详，不紧不慢，与世无争。这倒让阿江想起，有天在江滨公园，看着一群退休的老人在跳交谊舞。老人们个个精神饱满，特别是其中一个男的，虽然后脑勺的头发掉了大半，但是他精神矍铄，腰杆挺得笔直，舞姿潇洒而流畅，居然带出点西方式的优雅，全然看不出岁月的痕迹。阿江看着，忍不住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过上这种生活呢？老罗则说，很快了，不急。

在广州一个多月了仍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眼看就要坐吃山空，阿江撑不住了，跑去中山进了灯珠厂。而老罗混了一份“股票期货经纪人”，做起了白日梦。

老罗每天8点和14点左右在电梯中，升。

老罗每天12点和18点在电梯中，降。

他自以为是井中之水，时升时降。他在命运的掌中升与降。直到他渐渐明白：掌中无门。

他知道自己现在选择的道路即便是藤蔓，也不会永远向头顶攀援。停电的时候他下楼梯曲曲折折，但他必须下楼梯。

一枚舍利子被投进去测量深度：深不见底。

这楼梯的漩涡，这哑默的喉咙，似乎还有一些幽怨声在身后，切记不能回头！